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995/157
24 February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5年2月23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兹应安理会的要求,谨随函附上马丁·胡斯利德大使(挪威)和西梅恩·阿克大使(科特迪瓦)组成的布隆迪初步实况调查团1994年5月20日的报告。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签名)

附 件

(原件: 法文)

布隆迪初步实况调查团给
秘书长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一、 导言	1 - 30	4
二、 1993年10月21日政变	31 - 102	10
A. 政变的历史背景	31 - 45	10
B. 政变的发展过程	46 - 77	14
C. 政变发动者	78 - 83	18
D. 危机的控制	84 - 102	18
三、 大屠杀	103 - 133	21
A. 大屠杀	103 - 114	21
B. 大屠杀的起因	115 - 130	22
C. 各省行政人员和军队的作用	131 - 133	24
四、 政变和大屠杀以后的事态发展--目前局势	134 - 148	25
五、 各种挑战和应采取措施	149 - 151	27
六、 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的作用	152 - 179	29
A. 联合国各机构驻布隆迪的人员	152 - 154	29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B. 秘书长驻布隆迪特别代表	155 - 163	30
C. 国际司法调查团	164 - 166	31
D. 军事和文职观察员的驻留	167 - 170	32
E. 布隆迪,脆弱的新民主国家	171 - 173	33
F. 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布隆迪和卢旺达问题 国际会议	174 - 179	33
七、意见和建议摘要	180 - 201	34

一、导言

1. 1993年11月16日,安全理事会在主席的声明(S/26757)中请秘书长“继续通过其特别代表进行斡旋,并考虑在现有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尽快派出一个联合国小组前往布隆迪调查情况和提出咨询意见,以期促进布隆迪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工作”。

2. 1994年3月7日,布隆迪对外关系和合作部长让-马丽·恩根达哈约先生会见秘书长时,重申布隆迪政府于1993年11月22日提出的请求,请联合国派出一个特派团负责调查1993年10月21日的政变,暗杀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总统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大屠杀。

3. 这次调查以后,秘书长决定派初步调查团到布隆迪负责调查实况。其任务包括:

- (a) 调查1993年10月政变和大屠杀;
- (b) 协同布隆迪政府和秘书长特别代表,研讨联合国未来特派团或扩大的政治驻留机构为促使恢复国内和平可以进行的活动。

4. 调查团成员如下:

西梅恩·阿克先生阁下,团长,科特迪瓦前任外交部长;现任科特迪瓦驻德国大使;

马丁·胡斯利德先生阁下,前任挪威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任挪威外交部大使;

米歇尔·波利亚科夫夫人,联合国秘书处政治问题专家。

5. 调查团离开纽约以前,曾与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先生、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保罗·诺特达姆先生阁下、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全理事会主席让-贝尔纳·默里梅先生阁下、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泰伦斯·西农古鲁扎先生阁下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络处长彼得斯先生进行协商。

6. 调查团于1994年3月19日离开纽约,1994年3月22日抵达布琼布拉。调查团立即与秘书长特别代表乌尔德·阿卜达拉先生及其政治顾问阿卜杜勒·阿齐兹先生进行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协助实际安排调查团的活动。。调查团借此机构感谢乌尔德·阿卜达拉先生及其助手在访问团逗留期间所给予的合作与宝贵支持。

7. 政府当局忙于处理布琼布拉四周若干地区刚刚发生许多严重事件,直到3月24日,调查团才能礼貌上拜访国家高级当局,首先拜访总理阿纳托尔·卡尼延基科先生,接着拜访共和国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先生。当天晚上在总统府与总统举行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会议。当时同意再排定一次工作会议。不幸恩塔里亚米拉总统和卢旺达总统到达累斯萨拉姆参加会议后于4月6日回国途中座机失事殉难。

8. 调查团在布隆迪期间,曾获恩塔里亚米拉总统两度接见,三次会见总理阿纳托尔·卡尼延基科先生。此外,还同国民议会议长、现任临时总统西维尔斯特·恩蒂班吞干甘先生举行三次工作会议,并同前任总统皮埃尔·比尤亚先生会晤两次。

9. 除了上述各当局外,调查团还会见了许多政府人员,特别是负责对外关系和合作部长让-马丽·恩根达哈约先生;国防部长热代翁·菲洛科上校;司法部长兼掌玺官菲尔让斯·德维马-巴卡纳先生;领土行政部长让-巴蒂斯特·曼万加里先生;基本教育和成人识字部长尼塞福尔·恩迪穆鲁昆多先生;公务部长马格丽特·布库鲁夫人;工商部长约瑟夫·恩泽伊马纳先生;能源和矿业部长欧内斯特·卡布舍梅耶先生;人权和难民部长伊萨·恩根达库马纳先生;卫生部长让·米纳尼医师;社会事务和提高妇女地位部长埃米利恩·米纳尼夫人;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阿尔方斯·鲁甘巴拉拉先生;体制改革和与国民议会联系部长加埃唐·尼科巴米埃先生;合作部代表安托万·恩塔莫布瓦先生;文献总监马默先生。上述人士之中有些是以部长和政党主席或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协商。

10. 调查团殷切希望与巴加扎总统、比尤亚总统和恩达达耶总统的政府中担任部长或其他要职的杰出人士会晤,以听取他们对十月事件和大屠杀的看法。

11. 因此,调查团要求会见恩达达耶总统属下的总理西尔维·基尼加夫人;恩达达耶总统属下的国防部长夏尔·恩塔基杰上校;恩达达耶总统属下的宪兵参谋长埃皮塔斯·巴亚加纳康迪上校;恩达达耶总统属下的国防部负责内政国务秘书拉扎尔·加科里约中校;比尤亚总统属下的内政部长弗朗索瓦·恩杰泽先生;比尤亚总统属下的外交部长利贝尔·巴巴拉尼厄勒泽先生;比尤亚总统属下的外交部长西普里安·姆博宁帕先生;比尤亚总统属下的交通部长阿尔方斯·卡德杰先生;比尤亚总统属下的总理阿德里昂·西博马纳先生;巴加扎总统属下的总理爱德华·恩占比马纳先生;公使洛朗·恩泽伊马纳先生;大使热罗姆·辛杜希杰上校(以上两人均为巴加扎总统和比尤亚总统属下)。

12. 调查团同布隆迪政界人物会晤几次。为此,调查团曾会见该国所有政党,包括执政党和总统推举团及各个反对党的代表。

13. 在执政党和总统推举团的代表方面,调查团曾会见西尔维斯特·恩蒂班吞干亚先生(具有布隆迪民主阵线主席和国民议会议长的双重身份);谢德拉克·尼永库鲁先生(具有人民党主席及运输和邮电部长的双重身份);加埃唐·尼科巴米埃先生(具有自由党主席及体制改革和与国民议会联系部长的双重身份);和欧内斯特·卡布舍梅耶先生(具有布隆迪人民联合党主席及能源和矿业部长的双重身份)。

14. 反对党的代表也应邀发表意见,特别是:全国进步联盟主席尼古拉·马尤基先生;民主与经济及社会发展联盟主席西里尔·西格杰杰先生;具有民主与经济及社会发展联盟荣誉主席和工商部长双重身份的约瑟夫·恩泽伊马纳先生;具有“英京佐”(INKINZO)党代表及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双重身份的阿尔方斯·鲁甘巴拉拉先生;人民和解党主席马蒂亚斯·希塔马纳先生;具有工人独立党代表及基本教育和成人识字部长尼塞福尔·恩迪穆鲁昆多先生。调查团还会见未参加政府联合党的其他反对党所组成的法治国家论坛的代表,特别是布隆迪--非洲人救国联盟代表让·恩德贝里先生,全国法律与发展联盟主席伊尼亚斯·班康瓦博先生和社会民主党主席樊尚·恩迪库马萨博先生。

15. 调查团还征询最高军事当局和保安部队的意见。除了国防部长以外,调查团曾同下列人士举行几次协商:陆军参谋长让·比科马古上校;宪兵参谋长巴拉赫布拉少校;交通和社会事务总监让-博斯戈·达拉丹奎上校医官。在各省,调查团还会见恩戈齐省指挥军官,包括第四突击营营长瓦耶·扎谢中校和恩戈齐区指挥官艾蒂安·巴屯瓜纳约少校;也会见卡鲁济省和鲁伊吉省的军事当局,包括卡鲁济省绥靖官奥古斯坦·恩扎巴佩纳少校和鲁伊吉省指挥官阿尼斯·纲希戈姆贝耶少校和萨尔瓦托尔·恩达里尤姆维尔少校。

16. 调查团还听取了布隆迪道德和宗教最高当局的意见,它们在十月事件期间对恢复宪政治制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这方面,调查团会见了布隆迪主教会议主席贝尔纳·希杜迪拉主教;布琼布拉教区主教西蒙·恩塔姆瓦主教;布隆迪圣公会合法代表比埃·恩图卡马济纳主教;恩戈齐教区主教斯塔尼斯拉斯·卡布伦古主教;吉特加教区主教兼圣公会合法代表让·恩杜瓦约主教;鲁伊吉教区主教约瑟夫·恩杜希鲁布萨主教;穆斯林合法代表伊萨·恩塔姆布卡教长;五旬节派教会社区代表梅沙克·卡瓦巴牧师;贝尔纳·恩塔侯图里牧师;萨米埃尔·尼翁杰科牧师;恩戈齐教区代理主教安托万·马达加拉神父;卡鲁济教堂区本堂神父皮埃尔·加尼苏斯·巴滕贝克扎神父;鲁森戈教堂区本堂神父梅尔基奥尔·布萨布萨修士和塔尔西斯·恩达亚班迪修士;基里里宗教中心主任科马·埃利修士。

17. 至于民政当局,调查团未能会见布琼布拉市长;另一方面,调查团会见了恩戈齐省长约瑟夫·恩塔基鲁提马纳先生,吉特加和鲁伊吉省长安托万·巴扎先生,卡鲁济省政治顾问亨利·布昆巴尼亚先生,以及该地区的区长和基宾巴行政长官。此外,还会见了布琼布拉的卡门杰区区长马蒂亚斯·亚姆雷米耶先生和该地区的一个代表团。

18. 为了听取所有各种看法和意见,特派团还同教育界及社会和经济界代表接触。在这方面,曾经会晤大学校长帕斯卡尔-菲尔曼·恩迪米拉先生;前任大学校长、现任索纳拉联盟主席韦农·班博内耶奥先生;布琼布拉商业、工业、手工业协

会主席多纳西安·比胡特先生;布隆迪自由工会联合会秘书长樊尚。库布维马纳先生及其随员菲利普·努瓦康维先生;中央银行副行长夏尔·卡里库鲁比先生;大使和比科尔公司总裁热罗姆·辛杜希杰上校;埃尔瓜尔公司总裁爱德华·恩赞比马纳先生。

19. 鉴于民间团体在布隆迪政治和社会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调查团庆幸能会见若干团体并听取它们的意见和看法。调查团会见了一些人权联盟的代表,特别是索纳拉联盟主席、前任大学校长韦农·班博内耶奥先生;前任部长、该联盟成员洛朗·恩泽伊马纳先生;伊特卡联盟主席塔尔西斯·恩萨维拉纳先生及该联盟成员欧仁·宁多雷拉先生。一些妇女协会的代表也向调查团表示意见,特别是总统府顾问菲德利·恩萨比马纳夫人;布隆迪人民银行总经理莫尼克·恩达科泽;布隆迪民主阵线的妇女促进民主与发展联盟代表菲德拉·辛迪赫布拉;以及国民议会议员、前任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长朱利·恩若里耶夫人;国民议会议员维克图瓦·恩迪库马纳;总理顾问亚森特·西格杰杰;妇女促进经济协会总干事孔西利·尼比吉拉;布隆迪保险公司总经理塞拉菲纳·鲁瓦哈菲。她们都代表布隆迪妇女联合会、全国进步联盟或民主与经济及社会发展联盟。

20. 若干团体请求调查团接见它们,包括保护大屠杀受害人的团体。调查团接见的团体之中尤其包括:卡鲁济省本地人、居民和支援社会经济发展人士协会,其代表是塞莱乌斯·内泽尔维先生,米歇尔·恩图亚加先生,埃瓦里斯特·米纳尼先生和塔尔西斯·米纳尼上校;吉特加省伊塔巴乡本地人协会,其代表是索朗热·哈博尼马纳夫人和戴欧·鲁塞克萨先生;布琼布拉省农村代表团,其代表是洛朗·恩塔胡加先生、博纳旺蒂尔·班迪拉先生和多纳西安·尼安比里吉先生;卡扬扎省一个团体,其代表是伊尔德丰斯·恩克拉米希戈大使(卡扬扎),巴西尔·加特雷泽大使(穆汉加),巴斯卡尔·恩库尼里扎先生(朗戈)。

21. 调查团曾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机关驻布隆迪的代表举行一次工作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若瑟琳·巴济尔-芬利夫人和安德烈·弗朗索瓦

·卡尔瓦洛先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特达·占森夫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谢利·皮特曼先生、布提·凯尔先生和阿尔诺·阿科杰努先生;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的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医师;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的杰莫·洛代萨尼先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的弗良西斯·特纳夫人;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丹尼尔·菲利普先生。调查团还会见在布琼布拉访问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负责最不发达国家事务的代表加布里埃尔·姆波扎加拉先生。

22. 调查团也很庆幸听取了非政府组织“医师无国界”的代表米歇尔·克莱克先生和哈维尔·加巴尔东先生的证词。

23. 调查团在访问期间也趁便会见若干外交使团团长,特别是德国大使瓦尔特勒什斯先生阁下;比利时大使皮埃尔·科洛先生阁下;中国大使江康先生阁下;埃及大使阿兰丁·雷斯克先生阁下;美利坚合众国代办伦纳德·兰先生阁下;俄罗斯联邦大使阿图尔·维塞洛夫先生阁下;法国大使亨利·克雷潘-勒布隆先生阁下;卢旺达大使西尔维斯特·乌维巴吉杰先生阁下;欧洲联盟委员会代表休·约翰斯通;以及教廷大使里诺·帕西加托主教。

24. 调查团在布隆迪逗留期间,访问了十月大屠杀影响最大的几省,以听取证词。第一次访问安排在恩戈济省进行,首先到恩戈济,然后到基比扎中心,最后访问流离失所者的两个营地,接着又在回途中访问班加的地点,即暴行特别严重的地区。在吉特加、卡鲁济和鲁伊吉三省,调查团访问了流离失所者的几个营地,其中包括图西族和胡图族,在当地听取了许多证词。调查团还到过鲁森戈和基宾巴,这是因为不幸发生大屠杀的惨案而著名的两个地方。

25. 调查团离开布琼布拉之前,曾会见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总统的遗孀洛朗斯·恩达达耶夫人,以听取她关于1993年10月20日夜间至23日期间事态发展的证词。

26. 调查团在秘书长特别代表陪同下,观看了空难死亡的西普里安·恩塔里亚

米拉总统、负责规划、发展和重建国务部长贝尔纳·基扎先生和新闻部长兼政府发言人西里亚克·辛比济先生的国葬。

27. 返回纽约途中,调查团曾在亚迪斯亚贝巴停留,以便同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进行磋商,并拜访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拉亚希·亚克先生。调查团还在布鲁塞尔着陆,以便会见负责内政和公共安全的国务部长伦纳德·尼亚戈马先生,因为调查团逗留期间,他不在布琼布拉。调查团还会见经常住在吉特加白人神父传教会的瓦尔雷夫·内文神父。

28. 调查团总共进行了104次谈话。所有各方都表示高兴看到调查团来访,对此极为重视,并对联合国表示信赖。各方都显示合作、坦率,头脑开通。调查团特此表示感谢它所受到的接纳和款待,并感谢各方提供协助,使它能顺利结束访问和任务。

29. 本报告是根据各次谈话中所听取的证词和意见、到各省访问期间所做的笔录以及调查团收到的许许多多文件编写而成。在这些文件之中,可以特别提到两个主要政党发表的两份文件,其中提出它们对大屠杀的看法:布隆迪民主阵线发表的“布隆迪1993年10月惨案”和全国进步联盟发表的“1993年10月的种族灭绝事件”。这些文件以及受害人保护协会向司法机关呈交的诉状副本,因卷帙浩繁,非本报告附件所能备载,现存放于联合国秘书处政治事务部。

30. 实况调查团编写的报告内容主要是1993年10月21日的政变及随后发生的悲惨事件。在这个基础上,调查团将努力分析这些事件并建议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可以向布隆迪政府提供哪一类援助,以支持它努力恢复国内的和平与安全,协助它恢复和重建在悲惨事件发生期间被破坏或损坏的设施。

二、1993年10月21日政变

A. 政变的历史背景

31. 不用说,不能单独地考虑1993年10月20日至21日的晚上发生的军事政变所导致的悲惨事件;在考虑这些事件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背

景。虽然只是在此简单地讨论该背景,但是强调下列事项仍然是重要的。

32. 在解释布隆迪所发生的事件时必须考虑到民族因素。布隆迪人口大约有600万人,主要由两个族组成,胡图和图西人分别占85%和14%。另外一族,特瓦族只占人口的1%,他们在布隆迪历史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33. 胡图人构成数目上的大多数,但是图西人自1962年起,独立之日起掌握政治、行政、经济、司法和军事权力。这是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局势,殖民者忽略胡图人,把最重要的行政职位交给图西人。此外,图西人在高等教育方面享有特权,特别是某些科目的高等教育,这巩固了他们掌握权力和优越的地位。

34. 布隆迪所经历的大部分悲惨事件的部分起因是这一“畸形”的社会现象所造成的,即少数人掌权和大部分人被排除的现象。然而,布隆迪种族问题没有许多其他由多种族构成的国家的问题那么明显。其实,所有布隆迪人都拥有同样的语文和文化。许多不同种族间的通婚进一步减少不同种族之间已经是轻微的差别,外国人很难觉察这些差别。相对而言,一直到独立为止,图西人和胡图人都和平共处。

35. 但是,可以预料长期下去大部分胡图人无法容忍被限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并将起来反抗掌权的图西阶级。布隆迪历史从1965年起到今天事实上发生若干起义,加剧了两族人民之间的不信任和敌意。一般而言,胡图人发动这些起义并屠杀一批图西人,然后主要由图西人组成的军队(尤其自1965年政变以后)通过屠杀更多的胡图人来平息起义。最重要的起义是1965年、1972年、1988年和1991年的起义。

36. 1972年的起义似乎是最残忍和血腥的。胡图族企图推翻图西统治,屠杀了几千图西人。军队的反击如此残酷以至在几个月内杀死几万胡图人。这一次具有种族灭绝特征的镇压,似乎特别针对领导和未来的干部。面对这种屠杀,几万胡图人不得不逃到外国,从而造成悲惨和棘手的难民问题。

37. 1972年的起义似乎给胡图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们特别敏感并培养了一种自卫反射,从1993年的屠杀就看到该反射。同样必须承认图西人也有一种恐惧和怀疑的心理,而每一次起义又加剧了这种心理。其实,胡图人和图西人彼此的恐惧感似

乎是该国所遭受的许多流血冲突的主要后果之一，这是1993年事件所引起的极为强暴的反应的解释之一。

38. 到1992年为止，由图西人支配的进步联盟一直是掌权的唯一政党。这一年公民投票通过了申明民主多元化的新宪法。根据该宪法，可以成立新的政党，但是这样做必须遵守某些标准，即绝对不能够在种族基础上成立党。新的宪法符合1990年通过的《民族统一宪章》。比尤亚总统采取的这些措施导致若干政党的出现，其中包括1986年在流放中成立并一直保持地下状态的民族阵线。该党很快成为进步联盟的主要对手，也成为胡图人的主要政治论坛。

39. 1988年爆发流血事件后，比尤亚总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使得政府更为平衡。他任命阿德里昂·西博马纳先生为总理(1965年后担任该职位的第一名胡图人)，他设法使得政府以及其他议会达到图西和胡图人人数相等的情况。同样，他任命若干胡图人担任省长或地方行政官员的职位，并进一步开放各中学学习阶段，甚至开放军队给胡图人。

40. 通过这些行动，比尤亚总统获得人民的尊重和广泛的支持，大家都预期他将赢得1993年6月1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该期望却没有实现。民族阵线的候选人，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先生得到大多数(大约65%)的票数。这些选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种族性质。因此，一名胡图人第一次担任该国最高行政官员的职位。民族阵线获得这一次胜利后，于6月29日在立法选举中又获得另一次胜利，民族阵线获得65个席位而进步联盟只获得16个。

41. 这些结果扰乱了该国的政治棋盘，对图西/进步联盟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比尤亚总统通情达理地接受了失败，但是他周围亲近的人却并不如此。人们可以注意到年轻人反对选举结果的示威，随后于7月2日和3日，恩达达耶总统尚未上任之前，发生牵涉几名官员的第一次政变企图，其中一名官员是比尤亚总统办公室主任。该企图遭挫败，总统于1993年7月10日上任。

42. 某些方面，其中包括反对派的极端主义分子一开始不接受已发生的政治变

化。这些方面不但没有解除武器,他们反而在随后几个月内继续颠覆,这些活动导致1993年10月21日的政变。应该指出的是,反对派并不是进行极端主义活动的唯一方面,胡图运动本身,特别是有激进倾向的秘密胡图人民解放党也进行这些活动。

43. 在某一程度上新政权采取使得反对派不满的若干措施也导致政变。以下似乎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

(a) 中央和地方(省长、地方行政官员、学校校长等)行政当局相当严重的动荡,就职的官员往往失去他们的工作,从而造成愤恨和辛酸。这些变化没有顾及资格的经验的问题;

(b) 对由图西人全面支配的军队进行改革的计划。虽然在政变之前实际上进行了很少的改革,但是军队对民族阵线的计划采取非常怀疑的态度,有时候甚至指控民族阵线对军队“玩弄阴谋诡计”;

(c) 在损害当前的房地业主的情况下把房地产分配给返回的难民(某些难民于1972年离开国家)。该极为棘手的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论,并使得被迫放弃土地的人感到非常愤怒和不满。在政变大约一周前,恩达达耶总统在马坎巴发表的讲话中承认应该重新审查这些措施。

44. 应该指出的是,对反对派进行了调和。为此,恩达达耶总统任命进步联盟的图西人西尔维·基尼吉夫人为总理,而反对派获得40%的部长职位。考虑到该国势力平衡的状态以及民族阵线缺乏有资格和有经验的高级干部一事,这些让步也许是必要的。

45. 一般而言,可以看到虽然在共和国的体制1993年秋或多或少正常地进行活动,但是布隆迪社会却处于相当紧张和激动的状态。对土地和森林放火以及谋杀被控告进行巫术的人的事件就是一些例子。这些骚动的部分根源是古老的结构问题,另一部分的根源是与新政权所进行的改变有关。显然,某些政治和专业圈子里以及在军队内都有人不接受布隆迪正在经历的并危害既成事实的改变和改革。他们甚至策划以暴力推翻政权。即将发生政变的谣言非常多,以至于政变真正发生时人们一

点也没有感到惊奇。

B. 政变的发展过程

46. 1993年10月21日的政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政变的结果是下列人士被谋杀:

- 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先生阁下,共和国总统;
- Pontien KARIBWAMI先生,国民议会议长;
- Gilles BIMAZUBUTE先生,国民议会副议长;
- Juvenal NDAYIKEZA先生,领土整治和公共发展部长;
- Richard NDIKUMWAMI先生,国家文献和移徙问题总管理员;
- Euzebie NTIBANTUNGANYA夫人,对外关系和合作部长的配偶;
- Sylvane BARUPOZAKO夫人。

47. 政变于星期三1993年10月20日午夜至星期四10月21日凌晨开始,当时第一营伞兵士兵和第二营装甲部队离开他们的军营进攻总统官。

48. 军事情报处都知道该情况将要出现,因为宪兵队参谋长,埃皮土名斯·巴亚加纳康迪中校于星期三晚大约8时通知共和国总统政治顾问兼当时主管合作事务部长安托力·恩塔莫布瓦先生。

49. 恩塔莫布瓦先生回到总统府的办公室后把该情况通知国防部长夏尔·恩塔基杰中校,恩塔基杰中校正在参加仍然在举行的特别部长会议。

50. 他似乎没有立即通知正在开会的总统、总理和各政府成员。

51. 通讯部长兼政府发言人以及当时主管对外关系和合作国家部长, Jean Marie NGENDAHAYO先生担心与共和国总统安全有关的问题,他第一个通知总统政变即将发生的消息。

52. 共和国总统请他召唤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在恩塔莫布瓦先生的办公室与宪兵队参谋长通电话,请他肯定向他传达的消息。

53. 随后,两名部长到总统办公室,国防部长向国家元首肯定政变将于星期四1993年10月21日凌晨开始,并向他保证将采取一切措施压制叛乱者,使他们的计划遭挫折。

54. 恩达达耶总统讯问,皮埃尔·比尤亚总统前办公室主任,又被推定为1993年7月3日失败的政变发起人之一Sylvestre NINGABA中校是否好好地关在鲁蒙格监狱内,该监狱离首都一百多公里。

55. 鉴于国家元首表示的担心,通讯部长建议他的同事派遣特别部队把NINGABA先生从鲁蒙格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因此,如果叛乱者要得到他的支持而找不到他的话他们就会慌乱。

56. 国防部长没有接受该建议,他的理由是监狱行政当局不愿意晚上转移囚犯。他向共和国总统保证他将派遣宪兵小队,对该监狱严加守卫。由于部长的保证,国家元首就放心回到总统官。

57. 国防部长与军队总参谋长让·比科马古中校、宪兵队参谋长和除别的外负责总统和高级人士安全的第二营指挥官ESAIE NIBIZI中校、武装部队通讯和社会安全主任,Jean Bosco DARADANGWE中校医生以及其他高级军官开会,以制订压制政变的措施。除别的外,这些措施包括:

(a) 加强总统官的警卫;

(b) 派遣宪兵队监察部队到第一和第二营军营的每一个出口;

(c) 在这些军营的所有出口以及通往总统官的公路设下埋伏,在桥梁下设障碍,并使用第二营指挥官所拥有的一切方法。

58. 那一晚上禁止伞兵部队和第二营装甲部队的指挥官离开他们的军营,让他们设法劝阻叛乱者,并在有必要时使用武力来压制政变。

59. 为对抗叛乱者而制订的各种措施却无效,因为这些措施没有妨碍叛乱者的进出和活动。人们向调查团肯定这些措施无效。

60. 所有证据都一致证实大约于凌晨2时向总统官开第一枪。

61. 国防部长于凌晨1时和1时30分之间收到通知后立即打电话给共和国总统向他报告情况,并劝他离开总统官到其他地方或到一个大使馆避难。

62. 恩达达耶总统到停在院子里的一部装甲车避难。早上6时他的配偶、三个子女、两个佣工发现他穿着军服躲在那里。

63. 装甲车随后开到穆哈营,负责总统安全的第二营特遣队的军营。总参谋长让·比料马古和国防国务秘书,Lazarre GAKORYO少校也在穆哈营。

64. 通知国防部长,请他警告国家元首和高级人士的军官都以为总统已经离开总统官,他们很惊奇在当天早晨发现总统躲在装甲车内。

65. 他们曾经计划用直升机撤退总统。但是,无法采取该办法,因为反叛者把布琼布拉空军中队的驾驶员扣为人质。

66. 叛乱者是在入侵穆哈营时找到总统,并要求把总统交给他们。经谈判后,军队总参谋长让·比科马古中校能够获取他们让总统的家属能够座吉普车离开军营到法国大使馆避难。

67. 总统事前曾设法与叛乱者讲理,但却白费心机。他请他们把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以便能够找到解决办法。面对着他们激动的情绪,他紧急敦促他们考虑到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家庭,劝告他们不要流血。这些叛乱者却不顾他的劝告。

68. 国防国务秘书Lazarre GAKORYO少校和穆哈营指挥官兼总参谋长Esaie NIBIZI中校似乎无法阻止他们把国家元首抓回军营,国家元首经拷打后死亡。他是于早晨9时至10时之间死亡的。

69. 政变的目标除了其他外,是去掉国家首脑和民主阵线的最高领导,从而使得共和国的机构瘫痪。因此,叛乱者拼命寻找该党的主要负责人,以便抓他们和消除他们。

70. 他们除了处决共和国总统外,还处决了国民议会议长和副议长、领土整治和公共发展部长和国家文献和移徙问题总管理员。

71. 叛乱者因为没有在对外关系和合作部长西尔韦斯特·恩蒂班吞干亚先生住

所找到他,他们也杀死了他的配偶,她拒绝告诉他们丈夫藏在什么地方,他们也杀死在对外关系和合作部长家里避难的BARUPOZAKO夫人。

72. 可以想到的一些问题是:

(a) 1993年10月18日国家元首从在毛里求斯举行的法语国家高峰会议回来以后,布琼布拉不断有政变的谣言,为什么要等到10月20日,叛乱者出发几小时前才通知共和国总统采取必要预防措施来保护他和使政变挫败?

(b) 为什么在确定政变要发生后没有把共和国总统带到更安全的地方而让他回到总统官?

(c) 国防部长保证所采取的措施足以停止叛乱者,而且第二营指挥官所具有的兵力和物力都足以压制攻击者,实际上有没有使用这些兵力和物力?

(d) 为什么关在鲁蒙格监狱的1993年7月3日政变主要发起人却在场实际上指导活动并安然逃到国外?加强看守鲁蒙格监狱和防止他们逃走的措施有没有实际加以执行?

(e) 有没有遵守和有效执行所公布的措施和发出的命令?这些措施是否足以实现目标?

(f) 如果确实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和使用这些办法,为什么叛乱者的计划却获得成功?

73. 他们成功因为这些措施和方法不足并因为在执行命令时有疏忽。

74. 调查团得到保证大部分军队仍然效忠政府。然而,在考虑到这些证据和事实后,调查团询问军队采取了什么行动保卫军队统帅,共和国总统?

75. 虽然确实有开枪,但是叛乱者和负责抵抗和保护共和国总统的部队似乎没有交战,这肯定了一点,即军队在该政变中没有人受伤和死亡。

76. 叛乱者和一部分的军队之间是否有纵容或甚至有串通的关系。

77. 这些事项值得军事专家深入加以研究,以便澄清这些问题,衡量所采取的措施的效力,确定谁有责任和有犯罪行为的程度以便最后加以惩罚。

C. 政变发动者

78. 反叛者最早时曾宣称，“武装部队和宪兵全体人员团结如一人，站起来反抗现政权”。但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政变只是军队中反叛现政权的部分人所为，而不是象所声称的那样是全体军队所为。

79. 参加政变的士兵也许属于青年下级军官和若干高级军官指挥的部队，其中一些人曾参与1993年7月3日的政变。

80. 根据证词，普遍意见是，在这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背后暗藏着真正的策划人，其中一些人在军队，另一些人在民间社会和商业界。

81. 一些反对党领导人也可能参与。见证人已提到涉嫌参与策划政变的民间、政治、经济和军事人员的名字。但调查团的任务是政治性的，而非司法性的，因而不能公布这些名字。

82. 极少数人还认为，布隆迪民主阵线，尤其是其极端翼，曾希望能发生这样一次政变，从而可以使军队的问题曝光，以便彻底整肃军队。这种说法似乎很难站得住脚。

83. 调查团铭记其任务，认为一切情况使人相信这次政变有同谋人。调查团认为，只有由国际专家参与进行深入的司法调查，才能查明这次政变的所有策动者和同谋者以及所有通过其行为赞成或促进政变的人。

D. 危机的控制

84. 政府和军队里都普遍很混乱。事实上，共和国总统以及根据《宪法》可接任总统的国民议会议长和副议长都已遭到谋杀，这在宪法上制造了一个空白。担任主要各部部长的民阵成员由于遭到叛乱分子的搜寻，都躲藏起来，或在国外执行公务。

85. 这些政府部长先是从躲藏之处或从国外用电话或通过基加利广播电台呼吁抵抗叛乱,并唤起国际公众舆论。

86. 事件的发生没受武装部队各参谋长的支配。一些高级军官,尤其是军队总参谋长,也许失去了权力,或被扣留。

87.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叛乱者在夜里找到皮埃尔·比尤亚总统的前政府的内政部长弗朗索瓦·恩杰泽先生,强行将他带到军官食堂。

88. 弗朗索瓦·恩杰泽先生是胡图族人,是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成员,并且是民阵的敌手。他先是被扣于军官食堂,然后在接近中午时获释。发动政变者想设立一个“全国拯救委员会”,请他任主席。

89. 下午,各反对党领导人被带到军队总参谋长面前,恩杰泽先生和让-比科马古中校向他们介绍了事件和局势。

90. 这次会上建议建立全国拯救委员会以处理局势,并要求他们参加该委员会。发动政变者要求由弗朗索瓦·恩杰泽先生任委员会主席。各政党领导人没有表明其立场,但要求以公报或宣言形式将所发生的事件通知全国,因为广播电台不再能播音。

91. 同一天傍晚,在布隆迪广播电台宣读了一份公报,宣布军队所有部队起来反对政府,并宣布已设立全国拯救委员会,以治理因此产生的危机局势。

92. 根据该公报,委员会由各政党领导人、各人权组织、民间社会代表和保安部队领导人组成。公报指出,已任命弗朗索瓦·恩杰泽先生主持委员会工作。此外,这份公报还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实行宵禁,关闭同各邻国的边界,关闭布琼布拉港口和机场,禁止村社间来往,禁止三人以上集会。公报规定由地区军事指挥官执管省一级的行政,并呼吁各主教和其他宗教领导人于1993年10月22日到Kigobe官开会,以审查局势。

93. 1993年10月22日星期五,恩杰泽先生、军事领导人、各政党领导人和宗教当局举行了几次会议。各方人士都强烈谴责军事政变、政治屠杀和种族屠杀,并要

求立即恢复《宪法》规定的法治。

94. 宗教当局、各政党和其他有关组织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95. 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发表了一份公报,强烈谴责政变,反对并谴责政变同谋者等人。

96. 弗朗索瓦·恩杰泽先生只得通过广播电台发表声明,对国内最近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遗憾,并承认所面临的这场危机是民主的退步。

97. 全国拯救委员会无法成立,也无法工作,因为其成员拒绝参与,发动政变者受到一致谴责,政治力量、道义力量、社会力量、甚至军事力量都强烈要求恢复《宪法》规定的法治。

98. 应该强调说明各国大使和和平与救援协会联合会(和平与救援联合会)的行动。这些大使在使馆内或官邸里为遭搜捕或受威胁的人士提供了庇护。和平与救援联合会积极协助恢复和平,并使政府和军队之间进行对话。

99. 事实上,直至一些部长到法国大使馆受庇护后,同政府的初步接触才开始,才能进行商议,以处理国内的严重局势,并制止由此导致的大屠杀和破坏。

100. 1993年10月25日,合法政府在法国大使馆重新执政,并勉强开始运作。在法国大使馆,其安全有保障。就这样,合法政府重新控制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废除了政变人员在其1993年10月21日的公报中颁布的非常措施,并呼吁大家保持平静和安定。

101. 人们批评政府拖延太久才发出这些呼吁,从而让大屠杀继续下去。同样,人们也批评没有受到军方骚扰的总理和其他部长,指责他们没有向人民发出呼吁,使大家平静下来,并制止大屠杀。

102. 然而,应该考虑到当时极其困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多数成员自己受到叛乱分子的追捕,自身安全与生命都难保。

三、大屠杀

A. 大屠杀

103. 1993年6月1日举行了普遍公认为民主、正常、具有透明度的选举之后,民阵的威信很高的领导人和创立人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总统于1993年7月10日就任布隆迪最高行政职位。他是就任总统的第一个胡图族政治家。

104. 他代表着布隆迪这一多数民族的愿望和希望,以同样的政治敏感性联合图西人,联合总统推举团中的其他党派,履行其处理国务的责任。30多年来胡图族实际上一直被拒于国事大门之外。

105. 在1993年6月29日的选举中,民阵战胜前政权,赢得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获得81席中的65席。这也许巩固了其在布隆迪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的合理要求。

106. 在胡图人民看来,谋杀恩达达耶总统和民阵的四名主要领导人就是拒绝民主地交替权力。

107. 这次谋杀事件似乎使反对派的某些同情者感到欢欣鼓舞。这立即导致胡图人对图西人作出血腥的反应。图西人也作出同样的反应,军队也对胡图人进行暴力报复。应该提及的是,特瓦人也同样参与了屠杀,许多特瓦人在屠杀过程中丧命。

108. 这种反应和报复酿成血雨腥风,只有布琼布拉和大部分省份幸免于难。结果,无以计数的人丧失了生命,胡图人大批出逃,避难于卢旺达、扎伊尔、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图西人流离失所,住进由军队保护的营地,胡图人四处奔逃,藏身于山丘、树林和沼泽地。

109. 目前无法精确统计死亡人数、难民人数以及流离失所或分散的人数。大部分估计数字是,死亡人数在5万至10万之间,或者甚至更多。逃亡国外的难民人数和国内流离失所或分散的人数虽然不精确,但估计分别约为70万和20万。

110. 除上述事实以外,还应补充说明,许多房子被毁或被烧,房内的物品被抢,农田和树林被毁,财产、农产品、牲畜被偷,礼拜场所遭劫掠或被亵渎。

111. 调查团收集的大量证词、对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些省份和村庄的访问以及所有有关方面向调查团提供的大量资料都表明,这些屠杀的恐怖和残暴是无法想象的。

112. 调查团将不详细描述这些资料中所述的屠杀暴行。调查团在此仅指出,屠杀所用武器有剑、大砍刀、长矛、木棍、竹枪、箭、石头或者火器和手榴弹等等;男女老幼、甚至婴儿格杀无论;山丘、公共场所或商业中心、田野、小路、学校等等都成了屠杀场地,甚至连教堂也不例外,例如在鲁伊吉省Rusengo就是如此。

113. 根据这些证词和文件,有的家庭全家人被杀,暴行十分可怕,妇女、儿童、婴儿、老人等等遭到杀戮,被扔进公厕,另一些人被绑住手脚,活活扔进河里。还有一些人,有的被绑住手脚,被关在房子里或商店里,然后放火将他们活活烧死,例如基特加省Kibimba村的年青中学生就遭此命运,他们被烧焦的尸体几个星期后才被埋葬。恩戈齐省Mwumba和Kibiza的农民也遇到同样的命运,军队朝商店里投手榴弹,他们在商店里被烧死。藏身于鲁伊吉主教府的人也遭此恶运,房间被烧,一些人在大火中丧生。Banga客栈里的青年人为逃避屠杀,爬到一棵大树上面,可是有人朝大树泼上汽油并放火烧之。这家由Bene修女会经营的客栈里的可怜人也在一个被纵火的房间里丧生。

114. 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各种人,包括农民、各政党的干部和激进分子、行政人员、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非宗教和宗教人士,在这场疯狂大屠杀中都遭到残杀。这场大屠杀给布隆迪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场屠杀是有道理的。

B. 大屠杀的起因

115. 不同民族和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对恐怖的大屠杀有不同的说法和解释。关于

屠杀的责任问题,大家有着深刻的分歧。各方都极力声称对方有责任。

116. 大家一般承认,是胡图人在内地而没有在首都布琼布拉发动屠杀和破坏财产。

117. 大家认为,在民阵内部,这种反应是可预见的,因为胡图人深受图西少数民族的压迫之苦,并深受主要由图西人组成的军队的勒索之苦。

118. 在这方面,他们回顾起过去发生的事件,特别是1972年军队进行的镇压,成千成万人遭到杀害或被迫逃亡国外。

119. 他们认为,由于人们担心受这样一支军队支持的反对派各组成方面不会接受1993年6月1日和29日选举结果,不会接受政治权力交替,因此奋起自卫,保护民主和政治开放的成果。

120. 最后,他们申明,这次政变、尤其是其领导人被谋杀的事件是触发自然反应的因素。

121. 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和反对派各党的代表对胡图人的残暴反应有不同的判断。他们谴责政变和谋杀恩达达耶总统,但他们认为,民阵领导人利用这些事件为借口,企图实施在其极端翼影响下精心策划的一项计划,以“灭绝图西族”。

122. 为了支持上述论点,他们除列举胡图人前往内地砍伐树木、破坏桥梁、购买大刀、砍刀和汽油罐等事实以外,还援引基加利广播电台广播的在卢旺达出差的卫生部长Jean Minani博士、交通部长兼政府发言人让-玛丽·恩让达阿佑先生和运输、邮政和电信部长谢德拉克·尼永库鲁先生的声明。

123. 这些声明也许标志着大屠杀的开始。这场大屠杀是根据尼永库鲁先生发布的“1993年6月1日法规”预谋和执行的。

124. 总统推举团的领导人坚决否认反对派提出的指控,认为这是为了掩盖或减轻军队及其同谋者在政变和谋杀恩达达耶总统方面的责任。

125. 如前面所述,他们声称,胡图人因其领导人被谋杀而变得绝望,变得惊慌失措,因此他们的自然反应就是进行屠杀。1972年镇压的幽灵再现于心中,胡图人于是

切断桥梁、阻塞道路,即使不能阻挡军队的调动,至少也可限制其调动,以期防止遭到军队的屠杀。

126. 关于著名的“6月1日法规”,事实上是“保卫6月1日成果声明”,尼永库鲁部长指出,此用语是1993年10月22日几位部长拟订、由他宣读的声明标题缩写。这项声明是为了呼吁人民站起来,团结如一人,制止政变分子,同其政权作斗争,不要接受政变策动者任命的任何人,不要接受政变政权树立的任何权威。他说,必须限制政变分子的调动,阻碍其在国内通行。这份声明手稿的标题是:“保卫1993年6月1日民主体制联盟”,其目的是阻止政变分子的行动,使其将权力归还合法政府。除他的解释以外,对这份声明不应有任何别的解释,而有人却利用该声明进行宣传以玷污多数民族的形象。

127. 上述两种解释得到各自阵营的同情者的支持。

128. 调查团审查了所有事实和证词之后,认为总统推举团提出的解释似乎更加合理。但调查团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恩达达耶总统遇刺的消息公布后,深受震惊的人民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或解释部长们的声明。人们不能因此指控发表声明的人蓄意煽动或策划大屠杀。

129. 调查团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为了自卫,曾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而这些措施并非为了进行屠杀。

130. 胡图人与图西人、军人、甚至还有政治领导人一样,应该承诺各自对屠杀的责任,但所负责的程度也许各不相同。

C. 各省行政人员和军队的作用

131. 大家承认,新政权任命的某些省长由于能力和经验不足,在解释其领导人的声明对情绪过于高昂,过于激进。因此,他们没有能够履行其职责,以制止屠杀。在一些省或村庄,有人甚至指控他们鼓励或煽动屠杀。

132. 军队在进行报复时并非都有节制。军队虽然在许多情况下进行了敲诈勒

索,但还是帮助制止或限制了屠杀。有人指责军队有选择地进行报复等等,甚至当胡图人遭图西人屠杀时,军队还是把矛头针对胡图人。

133. 然而,大家一致承认,在省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进行真诚合作的地方,能够限制破坏,保护了安全区。

四、政变和大屠杀以后的事态发展--目前局势

134. 政变及随后的大屠杀使布隆迪全国及政府陷入冲突和极度混乱的状态。政府在法国大使馆寻求避难,政府中充满混乱,始终未采取任命行动。在各省份,大多数地方政府已崩溃。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大屠杀的种种后果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135. 然而,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已逐渐恢复工作,政府已重新履行其职能,因而在必要时以新任命的官员填补空缺职位。自10月24日起,秘书长决定派遣詹姆斯·乔纳先生担任特使,执行斡旋任务,此后,又决定任命一名布隆迪问题特别代表。这位特别代表乌尔德·阿卜达拉先生于1993年11月25日就职。

136. 10月24日在基加利举行了一次区域首脑会议,由布隆迪的代表参加,并由邻国和非统组织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此后,非统组织和布隆迪政府于11月就部署在布隆迪恢复信任国际保护和观察团(布隆迪国际保护观察团)问题进行了协商。

137. 1993年11月4日,布隆迪政府通过其常驻联合国代表提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S/26703),其中重申已向秘书长特使提出的一项请求,要求向布隆迪派遣一支国际部队。

138. 关于布隆迪国内政策的发展情况,议会于1993年12月17日恢复工作之后,于12月23日选举了新的主席团,并选出由对外关系和合作部长西尔韦斯特·恩蒂班顿冈亚先生担任议长。1994年1月13日,未经新的总统选举,议会选出由前农业和畜牧业部长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先生为共和国新总统。为此,应该修订《宪法》第85条。1994年2月7日设立了以阿纳托尔·卡尼廷基科先生--图西族,乌普罗纳党成

员--为首的新政府,布隆迪民主阵线及其同盟者取得百分之六十的部长职位,反对派取得百分之四十的职位。

139. 总而言之,如果人们了解该国极其悲惨和困难的局势,就可以认识到在政变和大屠杀之后的时期内,已发生了一些积极的事件。这里应强调指出,在举行宗教当局即和平与救援联合会主持、非统组织秘书长代表协助并由军方参加的谈判之后,各政党达成了协议,从而可以恢复各机构并恢复政府的职能。

140. 人们普遍认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乌尔德·阿卜达拉先生在恢复共和国体制所必要的对话和协商进程中发挥十分有效的作用。

141. 然而,必须了解到该国发生了一些不利的事件,令人感到忧虑。而且首都布琼布拉整个城市曾幸免于10月/和11月大屠杀,后来却成为种族之间以及胡图族和军队之间暴力对抗的中心,许多人受害,并造成新的难民潮。因金佐党和经社联盟这两个小型反对党派为了表示反对政府,于1月底和2月初组织了“死亡城市”行动,在此期间发生了暴力和杀人行为,这就是明显的一例。年轻人和青少年积极参与了这些不幸事件,其特点之一是具有“种族清洗”的倾向,结果造成有些地方只有胡图族可进入,而其他地方只有图西族可进入。

142. 同样,在各省份,到目前为止两族在许多地区都不能共处,进入某些城市的通道仍然受阻。显然,如果布隆迪人希望作为一国人民继续和睦生存,就必须迅速控制这种局势。

143. 令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布琼布拉某些地区、尤其是在Kamenge 和 Kinama,民众个人或以组织严密程度不同的民兵形式掌握着武器。最近,政府试图限制或结束这种状况。但是,这涉及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即胡图族对军队极不信任,认为它仅为图西族效劳。

144. 3月和4月期间发生了暴力事件,尤其是军队同Kamenge 和布琼布拉其他各市镇胡图反对派之间发生了暴力事件,结果有数百万被杀死。

145. 1994年4月6日,新的体制和整个国家经历了新的残酷事件,当时因飞机在基

加利机场降落时可能被人击落,新当选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先生及其两名部长和卢旺达总统在这一事件中丧生。由于政府和军队最高指挥部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说明这个悲惨事件同布隆迪的危机完全无关,该国才得以保持平静。布隆迪经受了这一新的悲惨事件,也可能加强了全国的团结。

146. 根据《宪法》规定,议会议长西尔韦斯特·恩蒂班顿冈亚先生担任临时总统,此后,他始终不断努力促进各方进行对话和合作。

147. 到目前为止,除难民问题外,卢旺达最近的悲惨事件没有对布隆迪产生不稳定的影响。然而,1994年4月24日,军队一些军官试图发动一场新的政变,然而,指挥部和军队其他人员明确表示不赞成此举,这一行动迅速遭到反击。

148. 这次未遂政变同样还证明,布隆迪的局势仍然很不稳定,极可能会恶化。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在国家和国际两级采取一致行动。

五、各种挑战和应采取的措施

149. 布隆迪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大多数观察员可能都认为,首先必须恢复全体人民的和平、信任和安全,从而使布隆迪人民能够共同生活,组成一个单一的人民,两个民族不相互对抗、相互惧怕和相互残杀。要取得实际成果,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然而,必须采取若干措施,有些措施应该在短时间内加以执行,但是,其中许多措施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加以设想。

150. 总而言之,必须强调指出,只有布隆迪人民自己、即布隆迪当局、各机构、各组织和全体公民才能实现这些必不可缺的变化并采取必要措施。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可以提供援助,但仅是提供援助而已,这并不能取代该国国内的作用者。

151. 下列重要任务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a) 为了在布隆迪恢复正常生活,必须重新建立法律制度,根据各人的行为对其作出公平审判。为了实现这一点以及建立信任,必须尽力迅速查明发动政变者和杀人凶手以及应对大屠杀负责者,将他们绳之以法。换句话说,必须结

束该国不追究法律责任的现象。同调查团谈话的许多人都强调指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b) 使上段所述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和棘手的是,该国大多数民众不信任司法系统,因为法官大多属于一个民族,即图西族。因此,必须改革法官的构成,或者在现有的法官构成方面建立较好的平衡状态。但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可以考虑以特别顾问和国际调查团等形式提供外部技术援助;

(c) 还有一项任务同上两段所提出的两项任务相关,即努力确保布隆迪公民人人都能安全地生活,并信任本国的保安系统。这意味着应对军队实现改革,因为军队基本上由一个民族、即图西族组成,而且大多数人(60%)来自南部的一个地区。但是,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只有同军队实行合作,在几年时间内才能逐步完成。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也可以通过派遣军事专家来提供有效的技术援助。必须将军队改造成名符其实的“国家军队”,而不是胡图族有时所称的“图西族豢养的民兵”,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私人民兵和个人携带武器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军队中普遍缺乏信任并存在不安全感,导致目前该国某些地区存在令人忧虑的局势,并产生暴力行为和无政府状态。关于军队,还必须指出,有许多理由表明应该裁减兵力。目前,与军队(大约20 000人)有关的支出约占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这项支出显然过高。大多数布隆迪人原则上都承认,必须改革军队的结构。然而,这个问题极其棘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极大的诚意和各种技巧。否则,军队很可能成为孕育各种新问题的温床。

(d) 实际上,上述各种问题和各项任务是一个大问题的各个方面:即如何使每个布隆迪人在社会中享有同样的机会,而不论其属于那一民族。到目前为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种状况似乎加剧了许多胡图人因受到排斥而产生受挫伤的情绪,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以暴力行为进行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行为问题,可以通过教育、宣传和开展对话加以纠正。必须特别对青年人、而且也对成年人进行教育和宣传。同调查团谈话的许多人都强调指出,必

须向布隆迪提供援助,协助其建立民主体制和促成民众参与;

(e) 有必要特别提到土地改革问题。该国人口过多,主要以农业为生,人口增长率接近百分之三,与土地所有权有关的问题都十分棘手。也许可以说,与难民问题相关的土地问题是政变的原因之一。由于大屠杀以及战火毁坏无数农舍致使人们离乡背井,新的难民潮涌入该国,因此,这个问题变得特别严重和复杂。为了保障布隆迪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必须公平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也需要有咨询服务和外部援助。

(f)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实现经济发展。布隆迪土地肥沃,但是却被世界银行列为世界第八个最贫穷的国家,1992年人均国民总产值为210美元。当政治冲突引起极大的不满情绪和严重的暴力行为时,这往往是因为这些政治冲突具有同贫困相关的经济因素。本报告不阐述布隆迪的经济问题,但是,如果要保障该国的政治稳定,在强调必须采取合理的国内政策的同时,联合国各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捐款国,尤其是在政变之后的困难时期,必须向布隆迪提供更多经济和技术援助。

六、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的作用

A. 联合国各机构驻布隆迪的人员

152. 首先应该强调联合国已有若干机构派驻布隆迪:粮农组织、难民专员办事处、卫生组织、粮食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布隆迪政府极为赞赏这些机构的工作,它们显然必须继续开展甚至发展其行动。

153. 调查团在逗留布隆迪期间会见了这些机构的代表。他们为集中努力解决布隆迪实际问题而开展的活动给调查团留下了极佳的印象。因此,和平与稳定是这些组织开展其工作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政变及随后产生的动乱的主要后果是联合国机构不得不在损害长期发展活动的情况下将其更大的部分精力和资源用于采取紧急措施。这种状况自然令人遗憾,我们希望若能够维持和平与稳定,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

去。

154. 除了已派驻布隆迪的组织所展开的行动以外,教科文组织对教育领域的援助已证明极其有用。调查团会见了正在布琼布拉访问的该组织的一位代表,他告诉调查团,教科文组织已制定了这方面的计划。

B. 秘书长驻布隆迪特别代表

155. 在政治方面,1983年11月25日以来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特别代表乌尔德·阿卜杜勒先生作为他在布隆迪的代表。如上文所述,最高当局曾多次向调查团表示特别代表在他抵达后的困难时期的存在,尤其是为重建共和国体制而采取的行动特别难能可贵。

156. 但是,4月6日恩塔里亚米拉总部猝逝后,这些体制再次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从原则上讲,关于其继承人的规定十分明确,因为在恩达达耶总统被暗杀后已对宪法作了修正(新总统须由国民议会根据上一次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提名选出)。

157. 但是指导选举恩塔里亚米拉总统的这一程序再次受到宪法法庭的质疑,该法庭在4月18日的判决中重申其原先已表示的意见,即对宪法的修正是非法的,因此完全无效。这一判决是由前宪法法庭作出的,后来法庭被解散,接着又以扩大形式重新组成。前宪法法庭的这一新判决对确保在正常条件下选举继承人的可能性产生了新的怀疑并有可能在不稳定的局势下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困难。

158. 但是根据最新资料,国民议会似乎很有可能顺利选出一位新总统。但是这种局面只是短暂的,而且有些混乱,4月24日发生的新的未遂政变正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局势很可能会恶化,从而形成新的动乱。

159. 在此情况下,调查团认为有必要保留秘书长特别代表办事处。而且似乎同样有理由略为扩充这个只有两名行政人员和一名负责秘书工作人士组成的办事处。因此不存在什么设立一个重要的官僚机构或在办事处的活动与通常由联合国其他机构负责的活动之间出现的重叠问题。

160. 考虑到刚才所提及的问题,调查团认为最好在特别代表办事处的人员编制中再增加一名法学家、一名军事专家和一名同时也能够为必要的后勤支援作准备的行政方面的专家。尤其是在这三个领域无论是采取适应措施还是改革措施,布隆迪政府都得作出重要决定。在此情况下,在当地安排经认可的法律、军事和行政方面的专家似乎是有益的,他们可提供咨询、提供意见、建立联系,必要时请求联合国组织和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我们认为尤其是在布隆迪,通过扩大秘书长特别代表办事处的方式加强所提供的援助可有助于巩固和平。有必要强调所设想的这一安排是有时间限制的,其期限则视该国局势的发展决定。

161. 对扩大秘书长布隆迪问题特别代表办事处的建议所作的决定自然须经布隆迪政府的同意,办事处开展的活动也须尊重该国的主权。

162. 调查团得到的明确印象是这一方面的建议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同意。事实上,在与几位部长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交换意见时,他们再三强调布隆迪需要外部的友好援助,以推动布隆迪人之间的对话和促进开展和实行上述各部门的改革,其中适当考虑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确保均等机会的必要性。

163. 事实上,在目前情况下,很多人也许认为上述建议过于谨慎。但是考虑到所存在的很多限制和此项倡议可能被理解的分式,调查团还是决定提出一个所涉范围有限的建议,这正是调查团所做的。

C. 国际司法调查团

164. 在初步实况调查团完成了其政治性调查以后,一项值得认真审查的建议便是设想在征得布隆迪政府同意后派遣一个以司法方面为重点的特派团,以便最准确地确定1993年10月事件的责任和查明罪犯,将其移送法办。正如布隆迪各界人士原先所表示的那样,他们强烈希望这一问题能真相大白,罪犯受到惩罚,这是布隆迪人民开始走上法律和正义之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165. 到目前为止,由于其内部存在的困难,布隆迪当局未能成功地展开一次真正

的全国性调查,因为为此目的设立各委员会没有获得任何结果。也许甚至很可能只有通过国际司法调查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但是由于存在着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复杂因素,所涉及的问题十分敏感。

166. 考虑到以上事实,人们可设想采用更加限制性的备选方法,而不是派遣一个国际司法调查团,根据此方法,若干国际知名的司法专家将在一段规定的时期内为布隆迪政府服务。这些专家可以咨询人员的身份与布隆迪法官合作,以便10月事件的负责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不论对此建议作出何种决定,都须向布隆迪政府详细说明。

D. 军事和文职观察员的驻留

167. 关于向该国派驻军事和文职观察员的问题,此项工作已交给非统组织并很可能得继续这样做。非统组织的行动发展,从派遣布隆迪国际保护观察团(180名军事人员和20名文职人员)到派遣观察员特派团(47名观察员和若干文职人员)以及由此造成的延误表明这一问题是多么敏感。它证实了亲民主阵线的总统多数党与反对党和军队之间的意见分歧,前者赞成在布隆迪有强大的外部军事存在,后者则不希望在其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监督者”。

168. 不过今天各方似乎已经接受了有选择的折衷解决办法——派驻47名军事观察员和人数有限的文职人员。这支特遣队至今只部署了一部分,但是今后几周必将全部部署完毕。调查团急于促成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统组织加速部署观察员。联合国必须通过所设想的特别用途基金的间接方法支持非统组织的行动。关于该项基金,非统组织秘书长对此项目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他宣布他更希望捐助国将捐款直接提供给非统组织,而不是根据该组织采用的程序,间接通过联合国提供捐款。

169. 该国内政和公安部长莱昂纳尔·纳扬戈马先生最近在布鲁塞尔明确宣布布隆迪至少需要5 000名外国士兵。政府则否认与此声明有关,表示这位国家部长的讲话只能代表他自己。此项否认后来遭到民主阵线多数党的批评,这一切表明对此问

题的意见是多么不一致。

170. 布隆迪的局势必须根据卢旺达现实情况来理解。其中一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就有可能影响到另一个国家。必须认识到布隆迪爆发新的动乱--或卢旺达继续动荡不安--还有可能对邻国产生动乱影响。因此,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必须密切注视布隆迪的局势发展,必要时准备增加军事和文职观察员的人数。

E. 布隆迪,脆弱的新民主国家

171. 布隆迪是一个新的脆弱飘摇的民主国家,必须克服许多障碍。它需要联合国、非统组织以及非洲、欧洲和其他地区友好国家的支持,它也应该得到这样的支持。而不应该让它感到被遗忘或处于边缘地位。这不仅不公平,而且还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和付出沉重代价,正如人们最近在卢旺达或事实上还有索马里的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国际社会必须积极注视布隆迪在和平和正义方面的发展。

172. 当然,国际社会有多种方法可表示它对布隆迪民主社会的支持和关注。举例说,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布隆迪下届总统的就职仪式便是这种支持和关注的具体证明。

173. 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必须通过特别报告员特别注意布隆迪,密切注视这一领域的局势发展并提供技术援助,以便在此国家发展尊重人权,尤其是尊重生命权利的文化。可以通过教学服务、讲习班和研讨会的形式提供这一援助,其中特别强调以容忍、信任和尊严为基础的和平共处,而不论属于哪个种族。非政府组织可在此活动中发挥重大作用。

F. 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布隆迪和卢旺达问题国际会议

174. 本报告正处于最后完成阶段,而该地区的局势说的好听是动荡不安,最坏则可说是令人绝望和十分严重。卢旺达的局势急剧恶化,而布隆迪的局势则在调查团于3月22日抵达布琼布拉后略有好转。

175. 调查团根据其任务权限,将本报告的重点放在布隆迪,所提建议也是关于该国的一些关键问题。但是,调查团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不考虑卢旺达所发生的一切就无法考虑布隆迪的局势。如上文所述,这两个国家的局势同样会对邻国,尤其是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和扎伊尔产生后果。

176. 在调查团逗留期间举行会谈时提到的建议之一就是组织一次关于布隆迪问题的国际会议。调查团认为举行这样一次会议极其有益,但是它还认为如果会议的范围更广泛更具区域性,也就是说它同时也包括了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其他近邻国家,会议就会更加有益。

177. 如果对它们不闻不问,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弱小实体很容易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从而会给整个地区带来严重后果。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许必须作出努力,使整个地区更加团结和稳定。不论是非洲还是国际社会其他成员都必须加强努力,为在布隆迪和卢旺达建立和平作出贡献。

178. 基于这一事实,建议由联合国倡导组织一次布隆迪和卢旺达问题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必须针对该地区的具体问题,力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为使这样的会议取得成功,必须认真筹备并事先确保各有关行动者的合作和参加。秘书长也许可为此目的任命一位特别代表。

179. 必须深入地审查会议的议题,毫无疑问,必须包括本报告提到的某些问题。人们可期望,如果将至少对布隆迪和卢旺达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国家问题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并争取外来的支持和援助,就会使和平与稳定建立在一个更加巩固和长久的基础之上。

七、意见和建议摘要

180. 在审查1993年10月布隆迪发生的悲剧事件时应当考虑尤其是该国1962年取得独立以来普遍存在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族裔因素在这种环境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应考虑作为背景存在的恐惧感。

181. 布隆迪发生过一系列血腥事件和政变,在同族军队的支持下,这些事件和政变巩固了图西族少数对胡图族多数的统治,在此期间胡图族实际上同政权无缘。

182. 因为多数被迫屈服和顺从,所以心中充满失望、仇恨、敌意和报复之念,而少数则时刻担心被多数压迫、甚至消灭。

183. 1993年6月1日和29日布隆迪民主阵线(民阵)取得了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双重胜利,使胡图族多数获得了今后执政的可能是出乎意料的机会。

184. 民阵的胜利在反对派某些人士中激发了反对新的政治多数和拒绝政权民主替换的情绪,其表现是青年学生示威抗议总统选举结果和1993年7月3日的未遂政变。

185. 一些前后一致的明确迹象证实,1993年7月3日的政变同导致新国家元首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总统和其他四名民阵人士被暗杀的1993年10月21日政变之间至少存在某种联系。

186. 最后一次政变的目标显然是消灭国家首脑和民阵高级领导人员并阻止国家机构的运作。

187. 看起来该政变是由军人发动的,某些军士、军官和高级军官,尤其是参加1993年7月3日政变的某些人员派士兵执行了该政变。人们倾向认为,除以上人员外,还有政界、民间和军界的幕后策划者。

188. 胡图族多数认为,1993年10月21日的政变、尤其是暗杀共和国总统的行为,表明图西族少数、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和其他反对派拒绝承认胡图族领导的新政权并阻挡民主进程。

189. 胡图族立即发动了极其残忍野蛮的族裔间大屠杀。针对胡图族对图西族的血腥残暴反应,图西族作出了同样的反应。

190. 派往各省重建秩序、阻止屠杀和保护民众的一些军人有时候专挑胡图族民众进行报复和勒索。不过军队在这些屠杀中并不仅仅是发挥负面作用。在许多地区,军队成功地阻止和避免了屠杀。

191. 新政权建立的省级行政当局并非总是表现出应有的负责态度,省当局的某些成员煽动和鼓励胡图族民众参与屠杀。

192. 军队和地方当局之间进行的密切合作是最值得欢迎的一件事。

193. 无论胡图族民众在自卫过程中采取了何种预防措施,无论民阵的负责部长们的公开言论对胡图族民众有何影响,人们不应忽视的基本事实是,拒绝接受政权的民主交替,例如布隆迪主权人民选择的政权交替,尤其是暗杀共和国总统的行为,这两件事是引发长期受压迫和欺侮、无法行使权利和追求理想的人民作出反应的决定因素。

194. 在分析了事实和证据之后调查团认为,屠杀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胡图族人执行蓄意消灭图西族人的某种灭绝计划,而是1993年10月21日的政变和政治暗杀的后果。

195. 政变发动者及其幕后策划者发动这场军事政变并进行政治暗杀,他们犯下了严重罪行,因此应当承担所发生的悲惨事件的主要责任。

196. 当然这并不能减轻自相残杀的民众自己应负的部分责任。

197. 此外调查团还觉得不能完全排除政治领导人的某种责任,至少是道义上的责任,这些领导人在竞选过程中和事件发生过程中都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公开言论对己方活动分子精神状态的影响。

198. 如上文所指出,胡图族和图西族、军队、甚至政治领袖无疑都应在不同程度上承担自己对屠杀的责任。

199. 调查团在1993年10月21日政变发生五个月之后抵达布京布拉。在这五个月中已经为布隆迪人民恢复正常生活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共和国各机构已逐步恢复运作,补充了必要的新职位,大体上重建了法律和秩序。

200. 不过调查团还可以观察到一些负面情况,例如在10月屠杀中未受影响的布琼布拉市的一些区仍然有暴力、破坏和杀戮事件发生。

201. 有待完成的任务仍很艰巨。当然,布隆迪人自己必须作出必要的努力,以便

重建国家,包扎伤口,彼此和解,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重新和睦共处。他们除其他外应致力完成以下主要任务:

(a) 布隆迪各族人民恢复和睦与和平共处;建立真正的法治,尤其是保障对生命的尊重,结束现在的无法无天状态;查明政变、暗杀和屠杀的负责者和幕后策划者并对之起诉;改革并大幅度开放公职制度;

(b) 为每个布隆迪人重建安全;与该目标相联系,改革并更大幅度地开放军队;解除私人民兵和非法持枪械者的武装;

(c) 联系难民回返问题进行土地改革;重建各种遭摧毁和受破坏的基础设施和建筑;流离失所者和难民重新参与积极生活;

(d) 从事经济发展并同贫穷和疾病作斗争;改革教育制度,使所有的人能够自由选择所有学科和各级教育,并为扫除文盲而奋斗。

202. 调查团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应支持布隆迪人民的努力并应向其提供必要的援助,以便其实现这些目标。

203. 根据上述不完全的任务,调查团建议联合国、非统组织和国际社会特别采取或进行以下行动:

(a) 已经在布隆迪派驻人员的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机关--粮农组织、难民专员办事处、卫生组织、粮食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行动应继续并加强;由教科文组织提供一项教育领域的特别援助;传统捐助国和潜在捐助国继续提供并加强援助。联合国系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视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b) 保持并加强秘书长特别代表乌尔德·阿卜达拉先生的办公室,他发挥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尤其是在恢复共和国机构的运作方面。在这方面调查团建议指派在各自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三名优秀法律、军事和行政专家,协助秘书长特别代表工作。配备适当后勤手段的特别代表办公室将运作一段有限的时间,其期限视该国形势发展而定;

(c) 考虑到对公职制度中立性提出的保留意见,在同布隆迪当局协商的情况下派出一个国际司法特派团,负责调查1993年10月事件期间犯下的罪行,以便查明罪犯,将其绳之以法。作为派出这样一个司法特派团的替代办法,不妨考虑向布隆迪政府提供一些专家担任顾问,协助布隆迪主管当局达成同样目标;

(d) 按照非统组织和布隆迪政府之间的协定,通过一个构想中的特别基金,为派驻非统组织的47名军事观察员和若干文职人员提供经费。考虑到卢旺达发生的事件,应注意布隆迪形势,铭记如果情况需要,可能会增加观察员人数;

(e) 国际社会继续支持该国民主进程,支持尊重和促进人权;

(f)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组织一次布隆迪和卢旺达问题国际会议,集中讨论区域问题,以便加强该区域各国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关系。不妨由秘书长指定一位代表负责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